

某

述平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某

述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某 / 述平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354-5237-5

I. ①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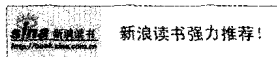
II. ①述...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5477 号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张维

装帧设计: 孙嵩

媒体运营: 赵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 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10 传真: 027-87679300
地 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 编:	430070	
发 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	100028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
版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96 千字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序 如是我闻

姜 文

述老出书，叫我写序。

我问为啥是我？他说因为是你。

1.

我问：出新书了，您老高兴？

他说：高兴。

我问：为啥高兴？

他说：书皮是新的，讲究。

我问：书里的故事很精彩，有您自己的影子么？

他说：没有。

我问：一个都没有？

他说：一个都没有。用您的话说，我在生活之外。

2.

我问：您想过您的读者是什么样子吗？

他说：没有，我写的时候，不想那些。

我问：作者和读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他说：恋爱关系吧，勾引与被勾引的关系。

我问：怎么勾引他们呢？

他说：通过好故事。

我问：什么算好故事？

他说：就是我觉得有意思的故事。

3.

我问：那么，为什么您的小说充满了性？

他说：跟您的电影一样。都没刻意，跟那个年代有关系。

我问：你觉得用性来表达更方便？

他说：不是方便，是容易走得比较深。在这个领域里，人性比较容易暴露。

4.

我问：您愿意当作家还是编剧？

他说：各有其乐吧，当着你的面我得说愿意当编剧。

我问：编剧和作家有什么不同？

他说：两种身份，小说更自由，更个人化，电影更集体化。

我问：您更享受哪个？

他说：都享受，和您一起享受当编剧，自己独处享受写小说。

我问：您每部小说都是独处的声音？

他说：至少是自己沉浸其中的一个状态，跟当编剧不太一样。

我问：什么时候能听到您独处的声音？

他说：再写小说的时候。

5.

我问：您会捧着自己的书掩卷沉思么？

他说：哈哈。

我问：您会读自己的小说吗？

他说：不太读。早年看过，这次再版修改了点错误。

我问：那您爱看自己的书还是别人的书？

他说：别人的书。

我问：读别人的小说吗？

他说：小说看得少了，现在看点生命科学之类的东西。

我问：您以前写诗，现在还看诗吗？

他说：不怎么看，也不怎么写了。顾不上，都在给您弄剧本嘛。

我问：您把诗兴都发泄在剧本里啦？

他说：对，把我的诗性，都发泄在您的剧本里。

6.

我问：如果把写小说比作做菜，什么最重要？

他说：材料。

我问：材料？不是手艺吗？

他说：不是，有好材料才有好兴趣。

我问：手艺不重要？

他说：重要，但一个人的手艺已长在身上，就那样了。

我问：材料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

他说：都有，但我觉得虚构想象的对我更有意思。

我问：您的想象力是针对什么来说？

他说：不同于日常经验的东西吧。

我问：不同于日常经验会不会使人看不懂？就像《太阳照常升起》。

他说：太阳很高级！它吸引你、感染你，有意思！

我问：有人会问，不懂为什么会有意思？

他说：懂了就有意思了吗？懂了不见得有意思。懂了有时候更没意思。

7.

他说：写小说是暴露自己。

我问：您羞于暴露自己吗？

他说：从某方面说，有时候还必须展示、强调自己。

我问：这种展示是有意识的？还是下意识的？

他说：是下意识的，我挺喜欢那种状态，那时你跟别人是通的。

我问：这种状态让你迷恋吗？

他说：我觉得非常好。

我问：经常在这个状态里吗？

他说：写得好的时候会在。

我问：您追求这个吗？

他说：这种状态可遇不可求，有时会觉得是别人按着你的手在写。

我问：是神吗？

他说：是大于自己的一种力量。

我问：可以翻译成上帝吗？您自己的上帝。

他说：可以。

我问：可以翻译成您自己吗？

他说：不可以。

是为序。

2011年11月14日于齐家园

目 录

序 如是我闻 姜 文

001 某

085 摄于 1976 年

099 凸凹

175 上天自有安排

185 晚报新闻

231 青春期

241 此人与彼人

303 男的问了女的

319 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367 有朋自远方来

某

第一章

1

两个月前的一天，老周说他感到脑袋隐隐作痛，乔丽荣就陪着他去了一趟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他的脑袋里长了一个瘤，它已经在那里生长很长时间了，医生说它活不长了，进行一次手术或许会有一线希望，那是最后的希望。

面对这种突然降临的厄运，她一时不知所措，她无法想象生活中如果没有老周会是个什么样，他才四十岁多一点，正值壮年。医生说如果情况任其发展的话，他最多活半年，他来得太晚了。慌乱中她找来了老周的父亲和他的姐姐，几个人一同商量了一番，最后大家决定做这个手术。而作为妻子的她始终犹豫不决，直到最后一刻，她才同意这么做。

手术开始的那天，她陪着老周，跟他说了不少关怀抚慰的话。老周笑着说，如果情况还好的话，他准备在她放暑假的时候带她和孩子一起去三峡旅行，这也是她早就有的愿望。她握着老周温暖的大手，希望看到他笑着出来。

手术室的门关上了，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

老周在手术室的床上躺着，有几个人围着他忙碌着。她不知道这些人对他做了什么，都说他们是一些拯救生命的人。她想麻醉中的老周也不知道自己的脑袋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他的命运掌握在一些陌生人的手中，这些人把他的脑袋打开，有一些闪着银光的器械正在摘除那里面的什么东西。在想象中，她听到那些金属器械碰撞的声音，她的头也因此而隐隐作痛。

经过了如同几百年漫长的等待之后，手术室的门打开了，她看见了那张下面带轮子的床，老周还在那上面躺着，他的脸上蒙

了一块白布。医生和护士的表情都很庄重。她扑过去掀开了那块白布，看到了老周安详的面孔，这个男人再也不会露出她所期待的那种笑容了。

手术失败了。

进手术室之前，老周的手还是暖暖的，还面带笑容，从手术室里出来，他却成了一具没有呼吸的尸体。医生说的最后那点希望终于没有出现。

看上去那么健康的一个人，从发现有病到进火葬场变成轻烟和白骨仅仅只有几天的时间。医生怎么说来着？如果情况正常的话，老周还可以再活半年。是什么使他连这样一段极为珍贵的时间都没有了呢？就是那一线希望，大家都被这种希望鼓舞着，手术之前他们商定先不让老周知道他病情的严重程度，结果在老周本人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善意地杀死了他，提前送他走上了死亡之路，老周就是被这点希望杀死的。这是一次身关性命的赌博，所有希望老周活下来的人都成了输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啊，它强大得没有人能够抗拒。

因为老周的死，学校给了她不定期的假，让她休整一下。那些天，在她家里有各界人士来来去去，长吁短叹，惋惜声和安慰声不绝于耳。当一切都平静下来的时候，她一个人躺在床上无法入睡，这几天她的脑袋一直都是昏昏沉沉的。

当属于老周的所有泪水都流走了以后，乔丽荣感到自己的头脑一下子被什么东西给抽空了，剩下的只是一个空空荡荡的黑洞，在那里好像只要喊一声就可以听到悠长的回响。老周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肯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老周的突然离去使她倍感孤单，那个和她一同生活了十几年的男人把日后无数缠绵的夜晚都带走了，一夜之间，就让她成了一个年轻的寡妇。

如果不做这次手术，老周和她至少还能有半年时间在一起度

过，如果他还活着的话，知道自己的那种处境，他一定还有很多的事情要交代。是她和他的亲人们剥夺了他的这个权利，他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他甚至还以为自己活着从手术室里出来。一想到这一点，她就感到无比内疚。

这些天来，她常常想起和老周最初相识的那些日子。那时候，他们都还二十几岁，两人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老周温柔的眼神使她觉得他们日后的生活一定是平静而温暖的。那时候，她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生的依靠。

她记得有一次两人约好了去看电影，那天她到得比较早，可是她并没有到电影院的门口去，而是躲在一边等待老周出现。不久，她就看见老周了，他一个人站在电影院门口等她，正傻乎乎地伸着脖子在那里东张西望，不断地抬起手腕读那上面的时间。此时，她就站在对面不远的地方，靠着一个墙角，远远地盯着他看，静静地享受着这段短暂的令她无比愉快的时光。

这段时光在日后的回忆里，被她无限地延长，她在那里面深深陶醉。

这样的一个时刻，如今回忆起来依然清晰如故：老周在那儿等她，而她则在远处注视着他。

这个老周如今在哪儿呢？在世界的另一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依然在等待着她，她早晚要到那里去的，所有的人都要去，她想老周一定会从去那里的那些熙熙攘攘的面孔中一下子认出她来的，但是她现在看不见他了，她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无限辽远的空茫。

她不知道他此刻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在那儿等待，但她相信这种等待，这是她和老周共同生活了十几年所得出的信念。老周虽然不在了，可是这种等待却还在。

只不过，这次的时间要长得多了，不会像看电影那样十几分钟就能把人等到。他必须要等很久才能看到他的爱人。这两种时

间的对照，使她痛切地意识到了生命的存在与丧失，她沉浸在无法自拔的悲伤之中。

在世界的另一边，如果老周还是那样伸着脖子朝这边张望的话，他的目光一定会长久地停留在儿子身上。他们共同的儿子今年已经十二岁了，读小学四年级，他的面容酷似老周。当儿子合上哭红的眼睛依偎在她身边的时候，她轻轻地抚摩着他的脑袋，他的头发茂密而柔顺。此时此刻，她非常担心这个孩子在四十岁的时候，脑袋里也会长出一个和他父亲一样的东西。这种毫无道理的担心令她的眼睛不禁又盈满了泪水。

老周死后两个星期，他单位的人打来电话，让她去收取老周的遗物，看样子他的那张办公桌需要腾出来了。

2

一天下午，带着老周身上的那串钥匙，她来到了他所在的机关大楼。

自从老周当上处长以后，她还从未来过这里。

办公室里只有小刘一个人，他是老周的下属，两人在一起工作了好几年，他一直叫她乔老师。靠着老周办公桌的窗台上，还有两盆他从家里拿过去的花草，小刘说他准备把它们留下来作个纪念。

她和小刘一起把属于老周的东西全都翻出来了，有关公务方面的都留下了，纯粹属于私人的东西，她都一样一样地收了起来。其实那些东西并不算多，但这些东西她的确不那么熟悉。

比如在一个塑料皮夹里，她吃惊地发现了七千多块钱，这些钱老周从来没跟她说起过。一个精致的打火机，它看上去并没有使用过，很像一件珍藏的纪念品。

一条打开的三五烟，还有一摞摆放整齐的信件，这些东西都被锁在中间的那个抽屉里，那些信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寄来的，连信封差不多都是一样的。由此可见，有个人在和老周保持着一种亲密的联系。还有一些零散的东西。所有这些，她只用一个小皮包就装走了。

临走的时候，她告诉小刘，要好好伺候那两盆花草。

老周正在一步一步地退出这个世界，今后在这个办公室里能够显示他存在的恐怕就只有那两盆花草了。其实那也代表不了他什么，人们在欣赏它们的时候，不会想起什么老周。很多人甚至连花草的存在都视而不见。悲哀就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感觉。

清理亲人的遗物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在那些还留有他们气息的物件上可以不断地读到过去。人死了，可东西还在，死者生存的痕迹就是靠这些东西保留下来的。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它们都在向你诉说着死者的往事。这些东西无一例外地都属于过去时，对于老周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只对生者说话，支离破碎，意义模糊。

回到家里，看着老周留下的这堆东西，她想动又不想动。她想到应该原样封存这些东西，以示对死者的尊重。那是老周的隐私，是属于他自己的不愿意向别人展示的东西，但好奇心却不断地驱使她去翻动那些东西。老周一丝一毫的东西对于此刻的她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

她不知道老周是如何弄到这七千多块私房钱的，他瞒着她用这些钱做一些她不便知道的事情，就是说他的世界对于她来说是有所保留的。

男人有自己的处世原则，在各种人际交往中需要钱的时候还是很多的，对此她表示理解，老周还是很顾家的，每次开支，他都把钱全数交到她的手中。那些吃吃喝喝的事情她不知道反倒好些。

最令她感到好奇的当然还是那些信件，它们整齐地放在那儿，好像随时都在等待着阅读。她当然不是这些信件的主人，但她又自认为是最有资格阅读这些信件的唯一人选，十几年的耳鬓厮磨使他们差不多成了一个人。

所有的信件都发自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小城市，那是一个女人写来的，每封信最后的署名都是“珍珍”这两个字，在这两个字前面还有两个字“你的”。奇怪的是，这些信封上全都写着周伟进转交何凯收，谁是“何凯”？何凯的信为什么都在老周这儿，而且还都是拆了封的？她从来没听说过老周认识一个叫何凯的人。

接下来，她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在一个稍大些的牛皮纸信封里，她发现了几张彩色照片，那是老周和一个年轻女人的合影，身后都是一些形态各异的美丽风景。看到他和那个女人亲密的样子，她知道了老周其实就是那个何凯。

死者不能说话，对于他来说，不管是要紧的还是不要紧的东西，此刻他都不能阻止别人去翻动，他一死就意味着他的一些权利要被剥夺，他的一些东西要向某人展开，无论他本人是否愿意。

当她仔细地读着那一封封信的时候，一种无法克制的痛苦遍布全身，像任何一个做妻子的面对这种局面所应该有的那些反应一样，她的震惊，她的愤怒，都和一个正常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那些女人还可以以各种姿态去面对丈夫，撒泼、耍赖、斥骂、闹离婚、扑过去抓挠，怎么做都有道理。而她却不能，她所能面对的只有她自己。她甚至不能对儿子和老周的家人提起这件事。

那一封封信上肆无忌惮的言辞，两个人共同经历的那些放荡的时刻，仿佛是一股巨大的洪流不断地冲刷着她的记忆，她和老周十几年的夫妻生活被这个女人和老周在一起的那些时刻占据

了，她的目光在这些信上每滑过一行，就好像有什么人在老周的遗像上涂上一笔，他的面孔被不断地涂抹着，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像他。她这些日子的悲哀被不断地冲淡，而愤怒却在急剧地聚集，她的情感在迅速地转向，老周的面孔越来越陌生。

如果老周天上有知，他肯定是极不愿意让她看到这些东西的。如果不是他突然离开这个世界，她这一生恐怕都不会有机会看到他的这些秘密，是突然的死亡为她打开了一扇神秘的门，使她得以走进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

从这些遗物里，她看到了远比老周死亡更为可怕的东西，这个新发现的世界不是老周已经去了的那个世界，而是一个生动的切实可感的生命世界，它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那些事情发生过、存在过，它只是不为我们所知罢了。老周是在过另外一种生活，这些信件和照片透露了那种生活的某些细节。在她的目光无力笼罩的地方，老周成了另外的一个男人，他的名字叫何凯。

老周一度是作为何凯存在的，一个她完全不了解的男人，这个男人携带着另外的一个女人，疯狂地掠夺着她的记忆，她和老周的生活被冲击得只剩下了一副空空的架子，老周的背影正奋力地逃离她的记忆，这远比他的死更为残酷。

如果说老周的死突然把她未来的生活变成了另外的一个样子，那么他的这些遗物、他和那个陌生女人的故事又把她的记忆、她的过去拆解得七零八落，最后，她所剩下的东西就是那么一片废墟，这时候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一个极其茫然的新寡妇。

面对这一切，老周永远沉默。

她听不到这个男人的任何话语，面对那些信件，她只能设想自己就是他，以便进入他曾一度生活过的那个世界，但这样的一种角色显然不是她所能够承担得了的。即便她深入了这个角色，